元好問集/3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十二 ◄

元好問集
卷三十三

► 卷三十四

卷三十三

記

鄧州新倉記

觀察判官曹君德甫以書抵某云：「武勝一軍，雄殿南服，重兵所宿，兼倍諸道，故廩庾之積尤為吾州之大政。今漆水公之鎮是邦也，至之日，即以新倉為事，度材於山，賦庸於兵，心計手授，百堵皆作。蓋經始於正大六年之八月，而斷手於八年之四月。文石既具，子為我記之。」

某以為天下之為食者，莫勞於農，而莫不害於農。農之力至於今極矣，噓牛而耕，曝背而耘，十人之勞不能給一人之食，水旱霜雹，螟蝗蟊賊，凡害於稼者不論也。用兵以來，調度百出，常賦所輸，皆創夷之民終歲勤動，不得以養其父母妻子，而以之佐軍興者。兵則恃農而戰，農則恃戰而耕。朝廷旰食宵衣，惟穀之恤，勸農冠蓋相望於道。廩人之制非不具備，而有司或不能奉承。精粗之不齊，陳腐之不知，度量之不同，薄領之不一，收貯之不謹，啟閉之不時，訶禁之不嚴，檢察之不恒，冒濫之不究，請托之不絕，一隙所開，百奸乘之。百家之所斂，不足以給雀鼠之所耗；一邑之所入，不足以補風雨之所敗。四方承平，粒米狼戾時然且不可，況道堇相望之後乎？然則有能為國家重民食而謹軍賦者，業文之士宜喜聞而樂道之也。

唯公為徐、為陝、為鳳翔、為京兆、為洛陽，盡力民事，二十年於茲，知民之所難，知戰之所資，知廢政之不可不舉，知積弊之不可不去。是役也，易腐敗為堅整，廣狹陋為宏敞，增卑濕為爽塏，導壅蔽為開廓，環以復垣，鍵以重扃。圭撮有經，新陳有次，暵曝有所，檢視有具，出入有籍，巡衛有卒，條畫周密，截若畫一。萬箱踵來，千倉日盈，陳陳相因，如岡如陵，望之巍然，有以增金城湯池之重。京師仰給，於是乎張本。某屬吏也，知公為詳，故並著其設施如此。

四月二十三日，儒林郎、南陽縣令、武騎尉、賜緋魚袋元某記。

南陽縣令題名記

為縣難，為南陽尤難。由漢以來千百年居是邦者，不知其幾何人，獨召、杜有父母之稱，其餘則有問姓名而不知者，可謂尤難矣。

自功利之說行，王伯之辨興，墮窳者得以容其姦，而振厲者無以盡其力。蓋嘗疑焉，仁人君子正其誼，不謀其利，明其道，不計其功，與夫安靜之吏悃愊無華，日計不足，月計有餘者，理誠有之。然唐虞之際，司空則平水土，后稷教民稼穡，司徒則敬敷五教在寬，士明於五刑，虞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，伯典禮，夔典樂，龍納言。三載考績，三考黜陟幽明，君臣相敕，率作興事，必於成而後已，謂之不計其功也而可乎？漢宣帝之治，樞機密而品式具，上下相安，莫敢苟且。政平訟理，固出於良二千石德讓之風，至於摘奸伏、擊豪右，敢悍精敏，耆耆雋快，如刃之發於硎者，亦多矣。三代之民治，漢之民亦治，孰王孰伯，必有能辨之者。

嗚呼，道喪久矣！召、杜之政，豈人人能之？唯稍自振厲、不入於墮窳，斯可矣！若夫碌碌自保，寂寥而無所聞，去之日使人問姓名而不能知，雖居是邦，謂之未嘗居是邦可也。

年月日，某記。

吏部掾屬題名記

吏部為六曹之冠，自前世號為前行，官屬府史由中後行而進者，皆以為榮焉。國朝故事，

掾屬之分有左右選，右選之在吏曹者，往往至公卿達官，然不能終更者亦時有之。古人以為吏猶賈然。賈有賢有愚，賢賈之取廉，日計不足，月計有餘；愚賈之求無紀極，舉身以徇貨，反為所累者多矣。此最善喻者。

自風俗之壞，上之人以徒隸遇佐史，甚者先以機詐待之。廉恥之節廢，苟且之心生，頑鈍之習成，實坐於此。夫以天下銓綜之係，與夫公卿達官之所自出，乃今以徒隸自居，身辱而不辭，名敗而不悔，甚矣人之不自重也！

乃錄南幸以來名姓凡若干人，刻之石。孰善孰惡，孰由此而達，孰由此而敗，觀者當自知之得以監焉。正大二年五月日，儒林郎、權國史院編修官元某記。

警巡院廨署記

汴京官府寺舍，百年以來，無復其舊。車駕南渡，百司之治，往往以民居為之，如兩警院之繁劇緊要者，亦無定所焉。夏津宋侯之領右院也，以為吾之職有前世長安、洛陽令之重，其權則又右內史之所分，乃今僑寓於編戶細民之間。余也不敏，就得以倥傯為辭，後之君子奚賴焉？陛級之不崇，何以示民？寢處之不飾，何以待賢？貴賤無章，上下混淆，則又非所以謹官常而侈上命也。乃以故事請於縣官。久之，得故教授位於樂善坊之東。教官廢久，屋為民居，罅漏邪傾，風雨弗庇，侯以暇時易而新之。治有廳事，寢有堂奧，廚庫井廄，以次成列。外周以垣，內鍵以門，不私困，不公滯。蓋百日而後成，即以其事屬余記之。

竊嘗謂治人者食於人，勞其心者逸其身，於此有人焉朝夕從事，使斯民也皆得其所。欲安民安矣，至於吾身之所以安，則謂之私而不敢為，夫豈人情也哉？履屐之間，可以用極；鼓鍾之末，可以觀政。若曰：「此猶傳舍耳，不足用心於其間」，君子以為不智可也。故予樂為書之。

侯名九嘉，字飛卿，擢進士甲科。文采風流，照映一時。歷高陵、三水、藍田、扶風四縣令，皆有能聲云。正大二年五月日，儒林郎、權國史院編修官元某記。

創開滹水渠堰記

州倅定襄李侯介於教官劉浚明之深，以《滹水新渠記》為請，曰：「滹水之源，出於雁

門東山之三泉，過繁畤，遂為大川。放而出忻口，並北山而東，去僕所居橫山為不遠。上世以來，知水利可興，故嘗興之，由宋爾朱氏而下，凡三人焉。爾朱丘村人，家有賜田百頃，因以雄吾鄉。役家之僮奴，欲從忻口分支流為渠，鄉之人以是家公為較固之計，莫有助之者，且姍笑之，因自沮而罷。大定戊子，無畏莊信武喬公，號稱『十萬喬氏』者，度其財力，易於與造，復以渠為事。開及日陽里，農民以盜水致訟，有避罪而就死者，事出於曖昧，甲乙鉤連，無從開釋，役夫散歸，至以水田為諱。承安中，吾里齊全羨率鄉曲大家，按喬公故跡，欲終成之，而竟亦不成。僕不自度量，以先廣威嘗與齊共事，思卒前業，賴縣豪傑、鄉父兄子弟佽助之，歷二年之久，僅有所立。蓋經始於壬寅之八月，起湯頭嶺西之白村，上下逾六十里，經建安口乃合流。又明年之三月既望，合鄉人預議洎執役者，置酒張樂以落之。老幼欣快，歡呼動地，出平昔所望之外。宜有文辭以垂示永久，幸吾子留意焉。」

余以謂立功立事，必天時人事合而後可，然繫於人事者為尤多。曩余官西南鄧之屬邑，多水田，業戶餘三萬家，長溝大堰率因故跡而增築之，而其用力有不可勝言者，試一二考之。夫水在天壤間為至平，且善利萬物而不爭，有餘者損之，不足者補之，時乃天之道。兼並之家，力足以製單貧，而賄足以侮文法，身私九里之潤，人無一溉之益者多矣，以至平為不平，不爭為必爭，補有餘、損不足，傷水之性，逆天之道。覆車之轍，前後相接，田野細民，有敢復與大豪共公者乎？矧夫非大變之後，無不爭之田，非婁豐之年，無供役之食。事艱於慮始，人習於惡勞，賢否異情，理難吻合，彼己分利，孰為綱維？故雖有萬折必東之心，而終屈於七遇皆北之勢，使臨之以公上之命，且無望於必成，況創始於鄉社二三之議乎？

有其時而乏其人，有其人而無其志，力不前勝，事必後艱。大哉志乎！唯強也故能立天下之懦，唯堅也故能易天下之難。由是而克之，關輔之三白、襄樊之黔蘆，皆此物也。故嘗謂江鄉澤國巧於用水，凡可以取利者無不盡，舉鍤投袂，隨為豐年。今河朔州郡非無川澤，而人不知有川澤，捐可居之貨，失當乘之機，如愚賈操金，昧於貿遷之術。旱暵為虐，乃無以療之，求象龍，候商羊，坐為焚尪、暴巫、颺巇，家之所誤，搏手困窮，咎將誰執？

方新渠之成也，余往觀焉，流波沄沄，淨灩盈溝，若大有力者擁之而前。農事奮興，坐享豐潤，禾麻菽麥，鬱鬱彌望，計所收拾，如有以相之。夫孤倡而合眾力，一善而兼萬夫，暫勞而有亡窮之利，若李侯者，其可謂有志之士矣。雖然，水利之在吾州者，非特滹河而已也。出東門一舍，少折而南，由三霍而東，盡南邢之西，其間無井邑、無聚落、

無丘壟，特沮洳之爍而已，誠能引牧馬之水，以合三會於蒙山之麓，堤障有所，出內有限，才費數千人之功，平湖渺然，當倍晉溪之十。惜無大農尺一之版，使扁舟落吾手中耳。因記侯興建始末，慨然有感於中，故兼及之。

侯名子成，先廣威用承直郎蔭，當補官，州牒已上吏曹矣，而新令限至朝請大夫者乃係班，廣威詣登聞鼓院自陳，道陵從之。預供奉者四百二十人，仕至蠡州酒務使。李侯所謂是以似之者與！

年月日記。

市隱齋記

吾友李生為予言：「予游長安，舍於婁公所。婁，隱者也，居長安市三十年矣。家有小齋，號曰『市隱』，往來大夫士多為之賦詩。渠欲得君作記，君其以我故為之。」

予曰：「若知隱乎？夫隱，自閉之義也。古之人隱于農、于工、于商、于醫卜、于屠釣，至于博徒、賣漿、抱關吏、酒家保，無乎不在，非特深山之中、蓬蒿之下，然後為隱。前人所以有大小隱之辨者，謂初機之士，信道未篤，不見可欲，使心不亂，故以山林為小隱；能定能應，不為物誘，出處一致，喧寂兩忘，故以朝市為大隱耳。以予觀之，小隱於山林，則容或有之，而在朝市者未必皆大隱也。自山人索高價之後，欺松桂而誘雲壑者多矣，況朝市乎？今夫乾沒氏之屬，脇肩以入市，疊足以登壟斷，利嘴長距，爭捷求售，以與庸兒販夫血戰於錐刀之下，懸羊頭，賣狗脯，盜跖行，伯夷語，曰：『我隱者也』，而可乎？敢問婁之所以隱奈何？」

曰：「鬻書以為食，取足而已，不害其為廉；以詩酒遊諸公間，取和而已，不害其為高。夫廉與高，固古人所以隱也，子何疑焉？」

予曰：「予得之矣，予為子記之。雖然，予於此猶有未滿焉者。請以韓伯休之事終其說。伯休賣藥都市，藥不二價，一女子買藥，伯休執價不移，女子怒曰：『子韓伯休邪？何乃不二價？』乃歎曰：『我本逃名，乃今為兒女子所知！』棄藥徑去，終身不返。夫婁公固隱者也，而自閉之義，無乃與伯休異乎？言，身之文也，身將隱，焉用文之？是求顯也。奚以此為哉？予意大夫士之愛公者強為之名耳，非公意也。君歸，試以吾言問之。」

貞祐丙子十二月日，河東元某記。

惠遠廟新建外門記

晉溪神曰昭濟，祠曰惠遠，自宋以來云然。然晉祠本以祠唐侯，乃今以昭濟主之，名實之紊久矣，不必置論。蓋魏、齊而下，晉陽有北門之重，山川盤結，士馬強盛，天下名藩巨鎮無有出其右者，此水去城才跬步間耳。山之麓出兩大泉，噴薄湍駃，流不數步，遂可以載舟楫，彙為巨陂，派為通渠，稻塍蓮蕩，延袤百餘里，望之令人渺焉有吳兒洲渚之想。若濟源之清曠，蘇門之古澹，濟南之秀潤，以知水者言之，皆吾餘波之所及也。

太平興國初，漢入於宋，城闕雖毀，而風物故在。旁近之民擅灌溉之利，春祈秋報，惟神之為歸，割牲釃酒，日月不絕。宮庭靖深，丹碧紛耀，遺台老樹，朱樓畫舫，承平遊覽之盛，予兒時尚及見之。

廟舊有殿，有別殿，有廊廡，有門。貞祐之兵迄今三十年，雖不盡廢，而腐敗故暗極矣。創罷之人迫於調度，故未暇補葺，父老過之，有潸然出涕者。南北路驛使寶坻高侯天輔憫外門之頹毀也，力為新之，起於辛丑之正月，而成於其年之七月。請予記之。

予謂昭濟廟之在吾晉，有決不能廢者，然其廢而興之，則存乎人焉爾。夫一門之役，固不可謂之全功，異時有以全功自任者，安知其不自高侯發之？是可紀也，故樂為之書。

明年五月吉日，新興元某記。

順天府營建記

清苑置于隋開皇末，歷唐、五代，為鄚州屬縣。宋境與遼接，故改為保塞，重兵所宿，常倍高陽諸戍。金朝既都燕，升縣為州，州仍以保名，縣則復清苑之號，且置順天節度一軍。太行諸山東走遼碣，盤礴偃蹇，挾大川以入於海，而州居襟抱之下，壁壘崇峻，民物繁夥，輦轂而南，最為雄鎮。

貞祐初，中夏受兵，遂例有覆隍之變。今萬戶張侯德剛之起定興也，初保西山之東流堝，隸經略苗公，累功至永定軍節度使，權元帥右都監。及苗公為其副賈瑀所害，侯慷慨憤

發，期必報瑀。會麾下何伯祥獻苗公符節，即推侯為長。事聞，興定戊寅五月，以侯留守中都，行元帥府事。國兵由紫荊而下，侯率所部陳於狼牙嶺，馬跌，為所執。大帥以侯肮髒無所屈，義而釋之，且復舊職。侯招降旁郡，威信並著，遂下雄、易、安、保諸州，留戍滿城。西山豪傑皆授印號為部曲，兵勢大振。滿城隘狹，有不能容者，歲丁亥，乃移軍順天，以遏信安行剽之黨。

時順天為蕪城者十五年矣，侯起堂使宅之故基，將留居之，隨為水軍所焚。侯曰：「盜所以來，揣我無固志耳。堂復成，吾且不歸矣！」於是立前鋒，左、右、中、翼四營，以安戰士。置行幕荒穢中，披荊棘，拾瓦礫，力以營建為事。適衣冠北渡，得大名毛居節正卿，知其材幹強敏，足任倚辦，署為幕府計議官，兼領眾役。侯心計手授，俱有成算。正卿悅於見知，勞不言倦。底蘊既展，百廢具興。

承平時，州民以井泉鹹鹵不可飲食為病。滿城之東有南北泉，南曰「雞距」，以形似言，北曰「一畝」，以輪廣言，宋十八塘濼發源於此。二泉合流，由城外濠出，為減水口。侯顧而歎曰：「水限吾州跬步間耳。奇貨可居，乃棄之空虛無用之地，吾能指使之，則井泉有甘冽之變，溝澮流惡，又餘波之所及也。」乃度地之勢，作為新渠，鑿西城以入水，水循市東行，由古清苑幾百舉武而北，別為東流，垂及東城，又折而西，雙流交貫，由北水門而出。水之占城中者什之四，淵綿舒徐，青綠彌望，為柳塘，為西溪，為南湖，為北潭，為雲錦。夏秋之交，荷芰如繡，水禽容與，飛鳴下上，若與人共樂而不能去。舟行其中，投網可以得魚，風雨鞍馬間，令人渺焉有吳兒洲渚之想。

由是營守備，以甲乙次第之，則為北衙，為南宅。宅侯所居，工材皆不資於官，役夫則以南征生口為之，至別第悉然。為南樓，因保塞故堞而為之，位置高敞，可以盡一州之勝。西望郎山，如見吳嶽於汧水之上，青壁千仞，顏行而前，肩駢指比，歷歷可數，濃淡覆露，變態百出，信為燕、趙之奇觀也。為驛舍，為將佐諸第，為經歷司，為倉庫，為芻草場，為商稅務，為祗供所，為藥局，為傅舍暖室，為馬院。市陌紆曲者，侯所甚惡，必裁正之。為坊十，增於舊者七，曰：雞泉、吳澤、懋遷、歸厚、循理、遷善、由義、富民、歸義、興文。為橋十，而起樓者四：西曰來青，北曰浮空，南曰薰風，東曰分潮。為水門二：西曰通津，北曰朝宗。為譙樓四：北曰拱極，南曰蠡吾，西曰常山，東曰碣石。為廟學一，增築堂廡，三倍其初。為佛宇十五，曰：棲隱、鴻福、天寧、興國、志法、洪濟、報恩、普濟、大雲、崇岩、天王、興福、清安、淨土、永寧。大悲閣一。由棲隱而下，創者四，而十一復其舊，規制宏麗，初若不經毀者。獨大悲出侯新意，尤為殊勝，金碧爛然，高出空際，唯燕中仁王佛壇成於國力，可等而上之耳。為道院十

一，曰：神霄、天慶、清寧、洞元、玄武、全真、朝元、玄真、清為、朝真、得一，創者九，而復其舊者二。為神祠四，曰：三皇、岱宗、武安、城隍。為酒館二，曰：浮香、金台，亭榭皆水中。為樂棚二。為園囿者四：西曰種香，北曰芳潤，南曰雪香，東曰壽春。城內外為水碭者四。水既出朝宗門，又將引蒲水為稻田於西南波，乃合九龍之末流。患其淺漫而不能載舟也，為之十里一起閘，以便往來。每閘所在，亦皆有灌溉之利焉。

城居既有定屬，即聽民築屋四關，以復州製。近而四郊，周泊千里，完保聚，植桑棗，樹藝之事，人有定數，歲有成課，屬吏實任其責。攬轡問塗，駸駸乎齊、魏之富矣。

庚戌秋七月，予過順天，左副元帥賈輔良佐授侯經度之事，請記之於石，曰：「始吾城無寸甓尺楹之舊，而吾侯決意立之。民則新造而未集，寇則暫潰而復合，以戰以守，日不暇給。自常情度之，不牽於道旁築舍之惑，則必安於聚廬托處之陋矣。侯仁以繼絕，義以立懦，信以一異，智以乘時，技合力並，故能事之穎脫如此。夫立城市、營居室，前人良政見於經、於史、於歌詠、於金石者多，今屬筆於子，其有意乎！」

予因為言：自予來河朔，雅聞侯名，人謂其文武志膽可為當代侯伯之冠。起行陣間不十五年，取萬戶侯、金虎符如探囊中物。統城三十，制詔以州為府，別自為一道，並控關陜、汴洛、淮泗之重。將佐喬惟忠孝先而下，賜金銀符者十數人，光大震耀，當世莫及。夫佩金紫、秉節鉞、書旂常、著鍾鼎，古人之所重，奔馳角逐、筋疲力涸有不敢望者，侯則顧盼顰呻而得之，況乎土木之計，力有可成者，豈不遊刃恢恢有餘地哉？古有之：強可以作氣，堅可以立志。唯強也，故能舉天下之已廢；唯堅也，故能成天下之至難，非侯何以當之？是可書也已。

雖然，端本者必以正其末，謹始者必以善其後。侯，人豪也，願豈以城恒山、池滹沱，空大茂之林以為楹，盡枹陽之石以為礎，然後為快歟！吾意其必以行水之智移之於利物，作室之志充之以立政。寬庸調以資懇辟，薄征斂以業單貧，黜功利以厚基本，尊文儒以變風俗，率輕典以致忠愛，崇儉素以養後福。蓋公清淨之化，寇君愛利之實，於是乎張本。予雖老矣，如獲見其成，尚能為侯屢書之。

邢州新石橋記

州北郭有三水焉：其一潦水。其一曰達活泉，父老傳為佛圖登卓錫而出。「達活」不知何義，非訛傳，則武鄉羯人之遺語也。其一曰野狐泉，亦傳有妖狐穴於此。潦水由枯港

行，並城二三里所，稍折而東去，為蔡水。喪亂以來，水散流，得村墟往來取疾之道，潰堤口而出，突入北郭，泥淖彌望，冬且不涸。

二泉與港水舊由三橋而行。中橋古石梁也，淤墊既久，無跡可尋，數年以來常架木以過二泉。規制儉狹，隨作隨壞，行者病涉久矣。兩安撫張君耘夫、劉君才卿，思欲為經久計，詢訪耆舊，行視地脈，久乃得之。經度既定，言於宣使，宣使亦以為然，乃命里人郭生立準計工，鎮撫李質董其事，分畫溝渠，三水各有歸宿。果得故石梁於埋沒之下，矼石堅整，與始構無異。堤口既完，潦水不得騁，附南橋而行。石梁引二泉分流東注，合於柳公泉之右。逵路平直，往來憧憧，無褰裳濡足之患。凡役工四百有畸，才四旬而成。擇可勞而勞，因所利而利，是可紀也。

嘗謂古人以慮始為難，改作為重，重以惡勞而好逸，安卑而習陋，此天下之能事無所望於後世也歟？且以二君之事言之。有一國之政，有一邑之政，大綱小紀，無非政也。夏官之屬曰司險，山林之阻則開鑿之，川澤之阻則橋梁之。僖公春新作南門，《傳》謂「啟塞有時」。門戶道橋謂之啟，城郭牆塹謂之塞，開閉不可一日而闕，特隨其壞而治之。修飾南門，非閉塞之急，故以土功之制譏之。是則道橋之為政，不亦甚重矣乎！子路治蒲，溝洫深治，孔子以「恭敬而信」許之。子產以所乘與濟人溱洧之上，孟軻氏至以為「惠而不知為政」。若二君者，謂不知啟閉之急與不知為政可乎？雖然，此邦之無政有年矣，禁民，政也；作新民，亦政也，禁民所以使之遷善而遠罪，作新民所以使之移風而易俗。賢王付畀者如此，二君之奉承者亦如此，猶之陋巷有敗屋焉，得善居室者居之，必將正方隅，謹位置，修治杞梓，崇峻堂構，以為子孫無窮之傳，豈止補苴罅漏、支柱斜傾而已乎？

僕知石梁之役，特此邦百廢之一耳。異時過高明之壤，當舉酒落之。二君勉哉！

臨錦堂記

燕城自唐季及遼為名都。金朝貞元迄大安，又以天下之力培植之。風土為人氣所移，物產豐潤，與趙魏無異。六飛既南，禁鑰隨廢，比焦土之變。其物華天寶所以濟宮掖之勝者，固以散落於人間矣。

御苑之西有地焉，深寂古淡，有人外之趣，稍增築之，則可以坐得西山之起伏。幕府從事劉公子裁其西北隅為小圃，引金溝之水渠而沼之，竹樹蔥蒨，行布棋列，嘉花珍果，

靈峰湖玉，往往而在焉。堂於其中，名之曰「臨錦」。

癸卯八月，公子觴予此堂，坐客皆天下之選。酒半，公子請予為堂作記，并志雅集。予亦聞去秋堂之南來禽再華，騷人詞客多為作樂府歌詩以記其異，名章雋語傳播海內。夫營建之盛，遊觀之美，以今日較之，十倍于臨錦者抑多矣，而臨錦獨以名天下，何耶？蓋劉公子出貴家，春秋鼎盛，志得意滿，時輩莫敢與抗，乃能折節下士，敦布衣之好，以相期於文字間。境用人勝，果不虛語。

河朔板蕩以來，公宮侯第，曲室便房，止以貯管弦、列姬侍，深閉固拒，勑外內不得通，其不為風俗所移者，才一二見耳。異時有向儒術，通賓客，置鄭莊之驛，授相如之簡，以復承平故事者，予知其自臨錦主人發之，故樂為之書。

馬侯孝思堂記

天地立人，聖人立名教，天大地大，而孝亦大。孔子作經，師弟子之問答，必以因心為言。謂孝與生俱生，生則嬰兒慕，壯則五十慕，五十而慕者，則終身而慕。不幸而至大，故焄蒿淒愴。《蓼莪》所述，始於鞠育顧復，卒至於昊天罔極。吾知頃步而忘其親者，直無父之人耳！

天山馬侯作孝思堂，請予為記。予以為：「孝子之念其親，無乎不在，君獨以名其堂者，其必有說歟！」

馬侯涕泗言曰：「吾先人恒州府君以習諸部譯語，且通其字書，仕為都省掾屬。凡使者聘報麗夏，吾先人率在行中，忠信為實人所保任。積十數年之久，乃為朝廷所知，自常調中特恩授開封幕職。內城之役，被命經度，復以勞遷鳳翔路都總管判官。平日教語諸子，以為吾家始於狄道，被俘則有全活之賜，遼東占藉則有郤存之賜，象胥之任，銓選有常，又不次遷擢之。主恩天大，無從報稱，唯有盡此身以答萬分耳！精誠激烈，有如白日，造次顛沛，無念不在，果能以千載事自任，持忠入地，與古烈丈夫並遊。諸孤無所似肖，其以『孝思』名所居者，欲吾子孫不忘先人之故，為無窮之傳耳！」

予太息曰：「有是哉！古人有言：『不孝，則事君不忠，蒞官不敬，朋友不信，戰陣無勇』，是故為百行之本。先恒州忠義奮發，無愧千古，贈典之追崇，褒忠之預享，其必有以得之。」

聞諸朝著舊人，公之教子也嚴以法，其撫育孤甥也恩以備。今諸子布列府寺，悉有事功之望，其甥則材量宏博，庶幾能成外家之宅相者。蓋恒州純孝天至，以父事君，就諸子及其甥觀其身教之實，既有成效矣。諸孫雖不迨事王父母，其生長見聞，寧不以忠臣孝子之門高自表見乎？經有之：「孝子不匱，永錫爾類。」登斯堂也，雖在於塗之人，聞恒州之風，亦必有與起者，又豈特馬氏孫息而已哉？於是乎書。

年月日，河東人元某記。

致樂堂記

癸丑之夏，余以事來故都。進士新城王惇甫、溫陽張無咎謂余言：「武川賈仲德、仲溫貪慕高誼久，欲奉杖屨，致師賓之敬。日者以守義輩為介，吾子既惠顧之矣。仲德故家，世淳厚，兄弟力供子職，所以事其母者，滫瀡脂膏、醪醴乳藥無不給，昏定晨省、寒溫燥濕無不戒，故賈氏以謹厚稱燕中。比年以來，仲溫者又能歲授一經，《孝經》《語》《孟》以次卒業，駸駸乎行己之學，非但涉獵之而已。事母既孝，而事其兄惟謹，友愛弟者甚篤，閨門雍睦，中表以為法。母氏春秋高，而神明未衰，弄孫之外，尚能視諸婦補紉。歲時顯壽，言笑晏晏，諸福備其方來而未艾也。與之共學者，因以「致樂」名其堂，取「養則致其樂」者。堂未有記，幸吾子終教之。」

余謝曰：「僕也衰謬，顧何以答盛意？雖然，嘗聞之師：『致樂』云者，所以卜孝者之淺深，懼其乍出乍入，若存若亡，使之時自省察焉耳！蓋親之於其子，子之於其親，一體而分也，違遠相通也，憂患相感也，猶草之有實，木之有根心也。天地間大順至和之氣，自然之理，與生俱生，於繈褓，於膝下，於成童，至於終身焉。雖僻居四無人聲之鄉，疾痛苦困，必呼親而訴之，不謂之根於心、成於性而可乎？故有深愛者，斯有和氣；氣和矣，斯有愉色；色愉矣，斯有婉容。怙恃之下，托二天以為庇，日為無聲之樂之所感發，鼓舞動蕩，喜不自任。老萊子衣爛編之衣，弄鳥雀於親側，非矯飾也，惟聖人有因心之教，然亦不能教人以性之所無有者。要必就其材而封殖之，使有日新之功、省察之說，其憂天下後世，不既懇切至到矣乎！余行天下四方，惟燕析木之分，風土完厚，有唐三百年雅俗之舊，而不為遼霫之所變遷。是以敦龐耆艾之士，視他郡國為尤多。至於子弟秀民，往往以橫經問道為事，若之子者皆是也。是家不階於儒素之業，不漸於教育之化，乃能自樹立如此，所謂『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』者，尚庶幾焉！然則名堂之意，殆惇甫、無咎愛人以德而然耳，故予樂為記之。」

嗚呼！昊天罔極，父母之德也；白駒過隙，父母之年也。人子之情，曷維其已。「言不稱老」，《禮》別自尊之嫌；「我獨何害」，《詩》存終養之慕。故牲牢不加於菽水，三釜無羨乎萬鍾。古人所以願為兄之日長，而惜報劉之日短也。子曾子有言曰：「君子有三樂，有天下不與存焉。」其一曰有親可事，是則有親可事者，何其幸歟！樂哉斯堂。吾於是乎有感。

五月望日，河東人元某記。

李叅軍友山亭記

由龍門而東，其北為瑽轅，南為潁谷。轘轅，嵩高在焉。潁谷，潁水在焉。南北道合為告成，告成維天地之中，測景臺在焉。又東為陽翟，連延二百里間，少室、大箕、大陘、大熊、大茂、具茨在焉。為山者九，而嵩高以峻極為嶽。嶽有鎮、有輔，輔與鎮大率皆嵩高絡脈之所分去也。近代以陽翟為鈞之州治，九山環列，潁水中貫，景氣清澄，淑覽高曠，豫州諸郡莫與為比，自昔號為東望。唐人陳寬記潁亭所見，以為雲煙草樹，濃淡覆露，望之使人意遠，超超然如萬里之鶴，唯此地可以當之。

市南之西有宅一區，竹木瀟灑，迥若塵外。鎮人李叅軍麟居之，築亭其中，以攬九山之勝。心之所存，目之所見，唯山之為歸，故以「友山」名之。

庚戌之夏，自汴梁來請記於予。疑而問焉，叅軍者復於予曰：「麟故大家，由王父以來，以好事名鄉里。家鎮之闤闠中，而庭宇高敞，如素封之侯。居有『竹里』，有堂曰『清閟』，党承旨世傑、張都漕仲淹、李都司之純、李治中彥明、禮部閑閑趙公，翰墨致在。一時名勝，若公卿達官每車騎過門，吾先人必盛為具館之，或苛留至旬。浹管弦絲竹，雜以棋槊之戲，窮日竟夕而後已。客亦愛主人之賢，而不能去也。貞祐初，麟避兵南渡河，僑寓此州，樂其風土，遂有終焉之志。未幾州廢，二十年之間，雖城郭粗立，材有殘民數百家而已。麟老矣，遭離喪亂，轉徙半天下，僅得復來，時移物換，滋深華表之感，其特用自慰者，賴吾九山在耳。古有之：厭於動者趍靜，困於智者歸仁。夫仁與智，固聖人示愚者以養福之域也。吾九山之志，一水一石，皆昆閬間物，顧揖所不暇，稱喻所不能盡。愚獨以為岩岩青峙，壁立千仞，如端人神士朗出天外，雲興霞蔚，光彩溢目。施文章鉅公，金玉淵海，漠焉而無情，默焉而意已傳。又似夫水石澗飲，隱几而坐，忘者極古今取文，豈復加於此？愧珠玉在側，無以稱副之耳。麟無所以業，無可致賓客，

清鵜之業掃地而盡，惟人將拒我是懼。其敢以三損速戾，五交賈釁，自附於王丹、朱穆、劉孝標之後，褰裳裹足，遠引高蹈，以與麋鹿同群而遊乎？」

予笑之曰：「有是哉！予向所疑釋然矣。子歸，幸多問草堂之靈。」參軍固佳士，而封雕丘方，移文以謝逋客，君乃與之進，初不以欺松桂、誘雲壑而為嫌。紫雲仙季能無少望乎？何金衣招隱之書之來之暮也！

年月日記。

此金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